

各族干部要全面理解和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自觉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想问题、作决策、抓工作,只要是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就要多做,并且要做深做细做实;只要是不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事情坚决不做。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22年3月5日)

芒种

二十四
传统
中国
节气

星移斗转,日影渐短。转眼之间,我们已进入2022壬寅虎年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这一时令的到来,标志着仲夏时节正式开始。此时,华夏大地天空低垂、繁星相随,长江中下游梅黄垂雨、草碧淡淡烟,塞外北疆牧野听涛、山川秀美……

【一言】 从传统智慧中 汲取奋进力量

□方晓

二十四节气,既是时光的一种刻度,更是文化的独特标尺。潜藏在古老中国文化血脉之中的节气文化,是解读自然万物的东方密码,是标注光阴流转的中国印记,体现着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繁衍生息的悠久历史进程中对气候与物候的细致观察和深刻总结,至今仍在指导生产生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于农业生产而言更是至关重要。

从谷雨、小满再到芒种,许多节气都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尽管在辽阔广博的中华大地上,天南海北差异较大,光照和气候条件的不同,使得农作物播种时机、生长期和成熟期各异,但是节气这把神奇的“光阴之尺”却在五湖四海中国人的灵活运用中,把冷暖交替和四季变迁“量”得明明白白。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听到许许多多与节气相关的民俗俗语。每一个节气,都不是简单的“一天”,而是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是由一个个文化符号的“种子”在中华文化沃土中蓬勃生长起来的一棵参天大树,历经千年时光,早已枝叶参天。

如今,随着气象科技的发展和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二十四节气的划分对于一些具体的农事活动安排的指导意义日渐淡化,更值得珍视的是其中蕴藏的巨大文化价值。从节气文化中,我们始终可以感受到中华先祖对自然的精细体察,对物象的精准辨析,对规律的深刻认知与精确把握,以及在探索前行的历史跋涉中积淀的厚重文化宝藏,能够从中汲取古老的智慧之泉,激荡澎湃的文化自信,凝聚昂扬前行的奋进力量。

寄情乡土田园 端稳中国饭碗

□本报记者 院秀琴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种玉米场景。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5月20日,游客在兴安盟阿尔山市三潭峡景区游览。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游客在兴安盟阿尔山市白狼镇白狼鹿园观光游玩。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传统智慧 丰收在望

古人将芒种分为三候:“一候螳螂生;二候鹏始鸣;三候反舌无声。”在这一节气中,螳螂在去年深秋产的卵因感受到阴气初生而破壳生出小螳螂;喜阴的伯劳鸟开始在枝头出现,并且感阴而鸣;与此相反,能够学习其他鸟鸣叫的反舌鸟,却因感应到了阴气的出现而停止了鸣叫。

常言道:“芒种忙,忙着种。”“芒种不种,过后落空。”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作物所助理研究员、农学博士金晓蕾介绍,在二十四节气当中,芒种是唯一直接以农事活动为名、并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因芒种前

后,进入一年中的农事繁忙期,很多人将芒种理解为“忙种”,这只是谐音的解读,不能将“芒”字简单解释为“忙”。

据汉代《孝经纬》中记载:“曰芒种者,言有芒之谷可播种也。”南朝崔灵恩在《三礼义宗》里写道:“五月芒种为节者,言时可以种有芒之谷,故以芒种为名。”元代文人吴澄著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提及:“五月节,谓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可见,“芒”是指一些有芒的农作物,如稻、麦、黍、稷等。

而“种”字也有两个含义:种子和播种。农谚道:“芒种前后麦上场,男女老少昼夜

忙。三麦不如一秋长,三秋不如一麦忙。”农家也在芒种前后开始了忙碌的田园生活。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农耕是国家之本。而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靠天吃饭”。古人发明二十四节气,其目的就是及时掌握物候变化,以指导农业生产。

“民间有句俗语‘芒种端午前,处处有荒田;芒种端午后,处处有酒肉。’古人经过观察发现,芒种在端午前,雨季就会提前到来,芒种在端午后,庄稼会大丰收,老百姓会丰衣足食。端午已过,按照古人的说法,今年是个丰收的年景啊。”呼和浩特市民俗工作者曹建成说。

作物生长 芒种不忙

6月初,兴安盟百万亩水稻完成插秧,田间波光如镜,开始透出绿油绿意,勾勒出一幅美不胜收的田园盛景。

时至芒种,塞外前山地区春小麦已抽穗拔芒,玉米、大豆、向日葵等作物也都进入出苗的关键期,同时,内蒙古地区大秋作物进入最后的抢种时期。“我家主要种的玉米,已经种完了,芒种这段时间地里就是正常的田间管理,根据需要喷洒除草,其他没什么事儿。”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八仙筒镇代林筒村村民秦友祥告诉记者,“芒种不忙”是当地的特点。

从通辽到赤峰,从巍巍兴安到河套平原,处处绿叶青翠,绿染沃野。

据农情调度显示,截至5月25日,全区粮食作物已播10133.1万亩,进度达90%以上,快于上年同期,春播工作预计6月中下旬结束。目前,我区大部分地区水热条件适宜,有利于作物播种出苗和幼苗生长,全区半数农作物已出苗,苗情良好。

“内蒙古地处北方冷凉干旱地区,因为地

中国饭碗 牢牢掌握

金秋未至,我们已经吃上了香喷喷的巴盟香瓜;2000多公里以外岭南地区的荔枝,也已经摆上了内蒙古家庭的餐桌……现代农业、设施农业的推广,已经打破了地域和时令的“自然限制”,传统的芒种节气,更多的是其承载的文化意义,提醒我们耕作的重要性和农业的基础性,要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

“目前,内蒙古设施蔬菜的种植面积大概是240万亩,基本所有咱们吃的蔬菜瓜果都能在温室里种植,像黄瓜、柿子、辣椒、茄子、西瓜、葡萄、火龙果、草莓等,甚至还有香蕉,而且全区各地都有设施农业。”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副研究员杜金

理和气候的原因,我区的农事活动和中南部地区不完全一致。中部平原和南方地区芒种前后会收割冬小麦,忙着给水稻插秧,而我们内蒙古除了养麦,大部分农作物的春播已经基本完成。”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所长李子钦介绍。

一度时期,养麦主要是备灾就荒作物,一般在其他作物都种不了的情况下,农民才会选择。“养麦主要分布在我区海拔高、降雨量少、无霜期短的高寒干旱山区,播种期在芒种节气前后,需肥需水量少,病害少,属于绿色无污染的作物,它的营养价值很高。”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作物所助理研究员、农学博士金晓蕾说。近年来,养麦产品研发水平提高,养麦制品有需求、有市场,种植养麦的农民渐渐多了起来。“种植面积较大的地区有通辽库伦旗、奈曼旗;赤峰敖汉旗、翁牛特旗;包头固阳县;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乌兰察布四子王旗等,总播种面积250万亩左右,居全国首位。”金晓蕾说。

伟介绍,“现在温室结构经过优化设计,再加上新技术、新材料更新较快,冬季不用烧炉子就能保证蔬菜顺利越冬,因此内蒙古一年四季都有新鲜蔬菜供应。”

内蒙古的农畜产品不仅能够自给自足,还能供应其他省市。作为全国的“奶罐”,内蒙古早已“香”飘万里;兴安盟、巴彦淖尔市作为内蒙古东西部的两大“粮仓”,为“中国饭碗”装进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粮。

芒种,是播种的时节,也是放飞希望的时节。我们怀揣着对丰年的企盼,用中国碗装中国粮,实现粮食稳种、稳产、稳收,这样“中国饭碗”就端得更牢了。

【同心共筑中国梦】

语同音·书同文·人同心

□许晋

统一的语言文字是文化传承、发展、繁荣的重要载体。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以来,“语同音·书同文·人同心”一直都是历代王朝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先秦的“雅言”、汉代的“通语”、明清的“官话”、民国的“国语”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推广的“普通话”,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对通用语言的追求从未中断过。在这一过程中,汉字也逐步摆脱各地的发音,以形表意,系联起九州方圆的语义世界,为文明赓续、文化繁盛提供了有力支撑。

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方言纷繁。据传,黄帝时中原有万国,《礼记·王制》载,商代以前,“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周代以后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态逐渐形成,语言发展的大势始终向着“统一”的方向发展。如《论语·述而》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通过雅言得以周游列国讲学并喜获三千弟子。纵观三千年语言发展史,中华大地上的通用语言一直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演进,但统一和融合始终是我国语言发展的大势和主流,追求“语同音”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梦想。

汉字是记录中华民族优秀语言文化并形成浩瀚中文典籍的符号,历经周秦汉魏晋、唐宋元明清,有过奴隶之分、正俗之别、繁简之变,它或篆刻,或书写,或版印,或数字化,发挥着“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重要作用,在时间和空间上沟通着不同民族和不同方言。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字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标志,殷墟甲骨文距离现在3000多年,3000多年来汉字结构没有变,这种传承是真正的中华基因。”汉字的统一将不同时代、不同方言地区的人焊接在一起,也将我国的各个民族熔铸成一个伟大的集合体。

历史上,很多少数民族都直接使用过汉字,也有不少民族借用汉字或受汉字影响创造了自己的民族文字。在少数民族古文字体系中,参照和借鉴汉字的古文字占据了半壁江山,如北方的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南方的方块壮字、方块哈尼文、京文、水书等,也有用少数民族文字给汉语注音的,如20世纪20年代,我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杨成志在云南省昆明东郊阿拉撒梅彝族(今官渡区阿拉彝族乡)三瓦村调查时,发现当地祭师们记录汉语经文时,习惯用彝文来给汉语经文注音。这种彝汉文融合现象,成为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有力佐证。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的国家,有56个民族130多种语言,30个有文字的民族共有55种现行文字,其中正在使用的有26种。在这个有着14亿人口、陆地面积达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国,如果没有统一的语言文字作为交流基础,大家各讲各的,谁也听不懂谁,就难以形成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无从谈起。

历史和现实证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民族能够以通用语言文字不断深化交往交流交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少数民族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如艾思奇、李四光、旭旦干、萨本茂等,他们都能够熟练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教育、科研、经济、体育等各领域发挥了巨大才能,为我国科学文化事业作出积极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有力维护了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言文字事业发展道路。

“语同音·书同文·人同心”是中华民族恪守的文化原则,是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途径,是中华民族割不断的文化纽带。统一的语言文字使各民族人民间的情感得以沟通、文化得以认同、政令得以畅行,统一的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加强团结、走向强盛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动力。中华文明能够在不断包容中吐故纳新,语言文字居功甚伟。

(作者系内蒙古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榆林镇三道河村夏日航拍图。一列火车从村旁穿梭而过,特色小镇和生态环境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本报记者 王磊 摄